

事文類聚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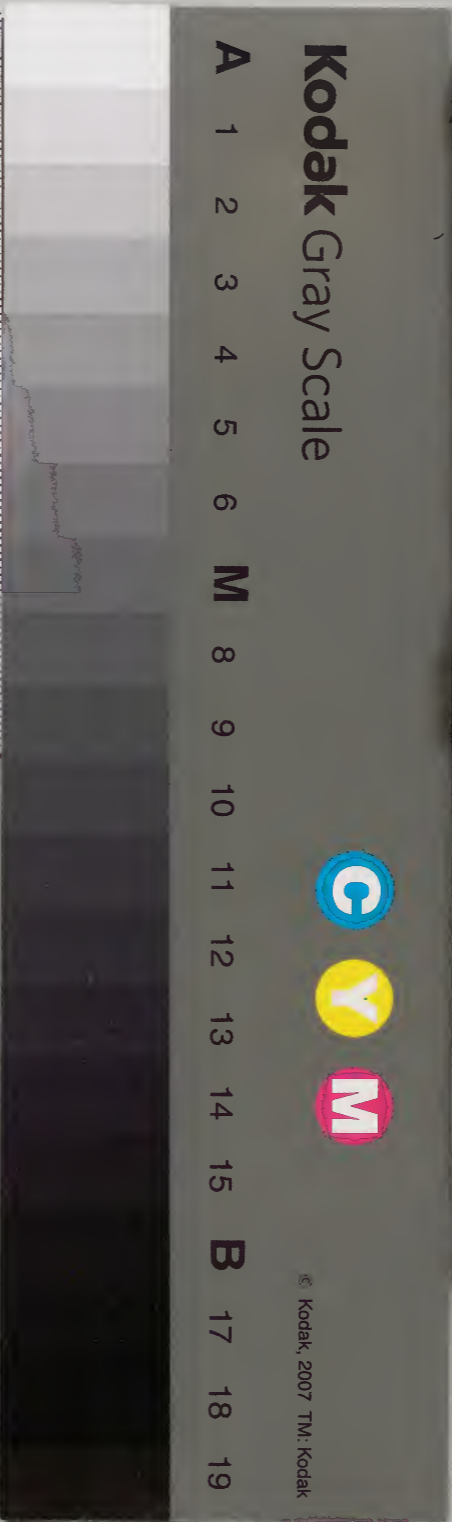
十一、十二

存
561
夕

漢書門	六二六	六一六	一五三	三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六二六	六一六	一五三	三
類	號	函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126
冊數	61(6)
函號	365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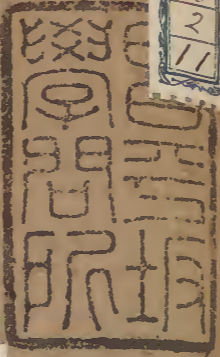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事文類聚前集

十七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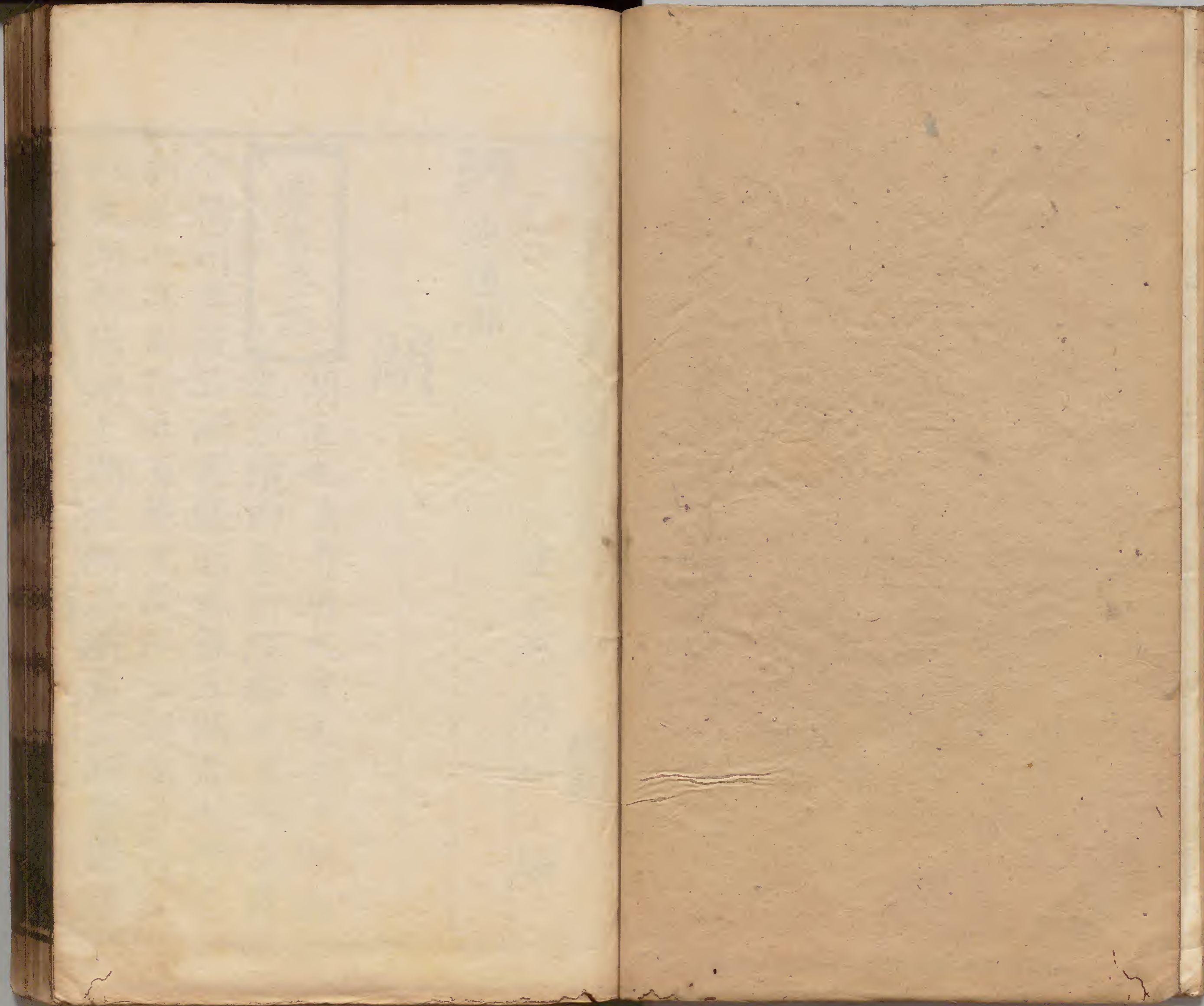
十一



2
11

東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三	三	五	類
の	〇	架	書
冊	號	函	門
			類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七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地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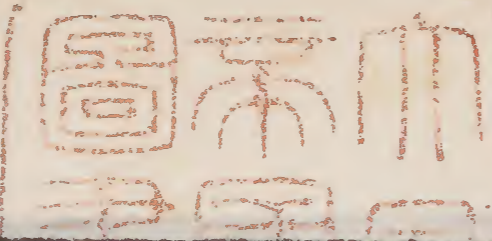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湖

羣書要語

湖池也廣雅湖大陂也說文湖都也流瀆四面所隈都也風俗通周

官揚州其浸五湖案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或說以太湖射陽湖上湖洮湖滬湖為五湖案國語



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則知或說非也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荆州記云宮亭即彭蠡澤也一名應澤青草湖一名洞庭湖雲夢澤一名巴丘湖凡此並昭昭尤著也初學記受三方之灌溉為百川之巨都追潮水而往還通蓬萊與瀛洲晉楊泉賦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遏住湘波溢為洞庭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此山復居于陸惟一條湘川而已北夢瑣言

詩句

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謝靈運彭蠡湖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孟浩然洞庭湖

鑑湖

五月涼

李白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兩相宜

坡

古今事實

扁舟五湖

勾踐滅吳謂范蠡曰吾將與子分國而有之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扁舟浮五湖終不返先賢傳

城陷為湖

今巢湖古巢縣一日江漲港有巨魚取以貨于市合縣食之有一老姥獨不食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傳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免

青瑣高議

詔賜鑑湖

賀知章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鑑湖剡川一曲

西湖

杭有西湖穎亦有西湖皆爲遊賞之勝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穎也有穎人在坐云內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了郡事及守杭秦觀再有詩及此意

古今文集

雜著

奏脩西湖狀

蘇子瞻

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羨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鳥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

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西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置撈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年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無西湖如人而去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較之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則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

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靈待此而汲食
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
田則舉城之人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
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
水漑田每減一寸可漑十五頃可無凶歲今雖
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芟葑穀木所獲不
貲此西湖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
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江潮潮之
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
十餘萬工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
搔擾泥水狼籍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
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
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水
漸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取山泉歲不下二十
萬工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
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
伏望 聖斷賜臣度牒若干道使得畢志半年
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
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
臣不勝大願

臨湖閣記

洪景廬

燭於遠者遺於近廛市之居江與山燕越如也
宣地勢則然天寶嗇之子家番城面澹津三湖
有勝矣而山不副買小圃撰樓以爲高平林四
出山意如驚而澄江之境政墮滅沒蔽虧中非
霜清水落不見也二者不得兼其難如此吾友
向巨原獨以書來曰自吾卜居南昌擅東湖之
陽人行湖邊瀕大明鏡荷華十里炤影徹目晨
霏夕靄開闔而摩蕩屬玉交青浮游而後先西
山橫陳蜿蜒壇旁薄空翠長煙舒慘異狀常若洪
崖浮丘翁挹袂拍肩其間凡湖山賦我以佳賞
撩我以環觀謂不能俯而有也今吾臨之以桀
閣崇而爲文者四去一以爲從益一以爲橫旣
成而日登焉湖之所以爲湖山之所以爲山次
且自失不能嘉遜相與收精會神俎豆於吾軒
楹之間東則十畝之園池臺竹花輪幽呈茂有
草堂在湖隄北其北與西折旋皆山淡然如脩
眉橫遠可翫而不可狎物色位置大畧似輞川
臨湖亭故即而名之吾夷猶其上非更衣就枕
不釋也吾困阨與世不諧偶一旦獨得此吾心

樂焉願子爲我記予發書疑不信者架日私自
策曰巨源詩人也其詞夸是其子子來南僅得
邊一障財爲郎亟去之酸寒却掃於是四年矣
未聞有朽貫腐粟可以汰予從土木之事久頗
解商工費斯閣也度不滿百萬不可止巨原安
有是哉彼特文其滑稽餉我一笑耳巨原詩人
也其詞夸記未可作會有客從南昌來爲予笑
曰巨原再爲人諛墓鄭重答謝通得百萬錢妻
子睥睨咨曉規作求田計巨原左遮右給如護
頭目舉以付工師不留一錢故其就斯閣也勇
之甚書生定可笑君毋庸疑予曰誠然又有說
於此有閣如是將不得以瓦器飲以一豆飴客
以老無齒婢佐酒巨原其鑄黃金之栝行白玉
之拌喚儔命侶巽風介月哀絲豪竹光妓侍繞
熊蹯豹胎飫及童騎傾駭山川之神日夜鼓舞
之於是爲至敢問策安出客憮然予曰爲我謝
巨原筆尚在足矣乾道五年月日記

古詩

岳陽樓

韓愈

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南維羣崖水址注何

奔放瀦爲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
混無歸嚮炎風日搜攪幽恠多冗長軒然大波
起宇宙溢而放巍峩拔蒿華騰躍較健壯聲音
一何宏轟磕車萬兩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
蛟螭露筍簾縞練吹組帳鬼神非人世節奏頗
跌蕩陽施見夸麗陰閉咸悽愴朝迴宜春口極
地缺隄障夜纜巴陵洲叢芮纔可傍星河盡涵
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明登
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威清晏息纖纒
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况江豚時出戲驚波忽
蕩漾時當冬之孟隙竅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
坐眇難望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主人童孩
舊握手乍欣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開筵
交履舄爛熳倒家釀盃行無停留高柱送清唱
中盤進橙栗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婁不
能忘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屠龍破千金爲
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
日此禍最無妄公卿採虛名擢拜識天仗姦猜
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趨府庭逼仄廁諸將
吁嗟苦鴛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

所葬嚴程迫風帆劈箭入高浪顛沉在須臾忠
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尅已自懲創庶從今日
後粗識得與喪事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誓耕
十畝田不敢萬乘相細君知蚕織稚子已能餉
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

彭蠡湖

王介甫

湖中小龍 見龍門

茫茫彭蠡春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捩拖
萬舟回千歲老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水
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見脊尾觀者膽墮予
方咤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住老矣
安能學似飛買田欲棄江湖去

思故山鏡湖

陸務觀

千金不須買畫圖聽我長歌歌鏡湖湖山竒麗
說不盡且復爲子陳吾廬柳姑廟前魚作市道
士莊畔菱爲租一彎畫橋出林薄兩岸紅蓼連
菰蒲陂南陂北鴉陣黑舍東舍西楓葉赤正當
九月十月天放翁艇子無時出舡頭一束書舡
後一壺酒新釣紫鱖魚旋洗白蓮藕從渠貴人
食萬錢放翁癡腹常便便暮歸稚子迎我笑遙

指一抹西村煙

律詩

過洞庭湖

杜甫

鮫室圍青草龍堆擁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
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櫓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
欲泛仙槎

登岳陽樓

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乾坤日
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歸舟戎馬關山隔憑
高涕泗流

宿青草湖

杜甫

洞庭猶在目青草以為名宿槩依農事郵籤報
水程寒水爭倚薄雲月逝微明湖鴈雙雙起人
來故址征

渡青草湖

陰鏗

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源水桃花色湘流杜
若香穴去茅山遠江連巫峽長帶天澄迥碧映
日動浮光行舟逗遠樹度鳥息危檣滔滔不可
測一葦詎能航

沉宮亭湖

劉刪

回艫承派水舉帆逐分風滉瀆疑無際飄飄似
度空檣烏排鳥路舡影沒河宮孤石滄波裏匡
山苦霧中寄謝千金子安知萬里蓬

太湖

羅處約

三萬六千頃湖浸海內田逢山方得地見月始
知天南國吞將盡東溟勢欲連何當洒爲雨無
處不豐年

又

蘇子美

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
爲清露氣入霜天作溟陰笠澤魚肥人繪玉洞
庭柑熟客分金風煙觸目相招引聊爲停撓一
楚吟

衆水

水神

水恠附

羣書要語

積陰之氣爲水

淮南子水流濕易

坎爲水易潤萬物者莫潤於水說

卦水曰潤下

洪範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

龜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中庸夫水積也

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莊子智者樂水論語決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孟子觀水有

術必觀其瀾 孟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荀子凡

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者有黃金

尸子土地各以類生人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

水人輕遲水人重 淮南子水哉水哉何取於水

也 孟子

水之別名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

沚凡水邊皆曰垂曰涯曰畔曰干曰磧曰濱涯

上平坦曰濬重涯曰岸岸上地曰澚曲涯曰澳

一曰隈水草交曰湄水邊土人所止曰澁水曲

曰汭水北曰陽水南曰陰水出山石間曰潏音

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水注溪曰谷水通谷

曰壑石絕水曰梁築土遏水曰塘又曰堤曰防

大防曰墳水所鍾曰澤廣澤曰衍澤曲曰臯澤

障曰陂澤無水有草木曰藪水流通曰川深水

曰潭急水曰流砂石上曰瀨亦曰湍曰灘水別

流曰派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風吹水涌曰波

亦曰浪大波曰濤小波曰瀾平波曰瀾直波曰

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漣水波如

錦文曰漪水行曰涉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

下曰泝流亦曰汭流絕流而渡曰亂以衣涉水

曰厲繇膝以下曰揭繇膝以上曰涉渡水處曰
津潛行水中曰泳以上見說文釋名爾雅

古今事實

禹平洛水

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
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洛水倣予洛
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
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滕文
公下

弱水沉羽

弱水既西柳子厚謂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
不能負一羽投之委靡墊溺及底而後止

濯足濯纓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
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
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孟子

瘴水染脚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
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
梅龍圖儀官州縣時泐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

瘴癘爲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
恐爲毒水所霑兢惕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
至于沒頂乃出之舉體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
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
知何也 筆談

無支祁神 係水神

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祁
形猶獼猴力踰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制之
是時木魅水靈山妖水怪奔號叢繞幾以千數
庚辰持戟逐去遂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
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爲
物所掣因沉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
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 古嶽瀆經

陽侯

晉陽國侯溺水因爲大海之神 博物志

靈胥

吳相伍胥爲濤之神號曰靈胥

馮夷

中極之淵深二百仞惟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
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

伯無夷之所都盖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子
又作馮遲抱朴子釋思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
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昔夏禹觀河見長
人魚身曰吾河精豈河伯耶 山海經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椽歲斂百姓錢為河
伯娶婦巫行視小家女好者聘取為治新衣粉
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行數
十里乃没以故人家多持女遠逃俗語即不為
河伯娶婦水没溺人民云豹至其時往會豹呼
河伯婦視之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為入報
河伯更求好女送之使吏卒抱大巫姬投河中
有頃曰巫姬何父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
投河中凡三投弟子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不
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豹
欲復使廷椽與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且破
額血流地豹曰河伯留客之久皆罷去歸矣鄴
吏民大驚恐自此不復敢言為河伯娶婦 史記

燃犀照水 係水怪

晉温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遂

燃犀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嶠於
是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蜃精水害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
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
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
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剪滅
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為
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太玉曰彼之
精恠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為黑牛仍以手中

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鬪當以劔截彼真君
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趨黃牛而來太玉
以劔揮黑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
井徑歸潭州却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羨少年
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
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壻慎郎乃蛟
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真
君晉太康間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合宅
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藥曰各一與真君所御錦
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即其地置遊帷

觀云太平廣記

天吳

天吳人面八首八足亦曰水伯山海經

含沙

春秋莊公十八年有彘疏謂含沙射人影○江
南山谿中有射工蟲長二三寸口中有弩形氣
射人影不治則殺人博物志

古今文集

雜著

灩澦堆賦

蘇子瞻

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
而可以意揣惟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
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
敢前兮宛然聽命惟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
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
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
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
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其
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豨震掉盡力以與石
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鈎援平

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劒折
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
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
有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
理之固然

黃樓賦

蘇子由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
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
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蓄土
石積芻茭完室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
恐自戊戌至九月戊辰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
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兩晝夜不止子瞻
衣弊履屨廬于城上調急夫發禁旅以從事令
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率之與城存亡故水大
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
敗塚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
死于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
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
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
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

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游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嘆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汙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鱉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維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壙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而爲海舞魚龍於隍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

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憑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繞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縱橫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靄靄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衆壑皆馳群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紛披魚鱉顛沛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歸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鬼戕相重激水旣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缺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群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漉漫古汴入焉匯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霧爲之辟易窺人窠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洵洵於群動聽川流之蕩瀟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弼建封戰馬

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
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
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
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
之無常付杯酒於終日於是衆容釋然而笑頹
然就醉河傾月墮携扶而出

古詩

旦發漁浦潭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棹歌發中流鳴鞞響
疊嶂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恠石異象嶄
絕峯殊狀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藤垂島易
陟崖傾嶼難傍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坐嘯
昔有委卧治今可尚

之宣城出新林浦

謝朓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
江樹旅思捲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
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
姿終隱南山霧

萬丈潭

杜甫

青溪合冥漠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盤窟壓萬

丈內跼步凌垠堦側身下煙靄前接洪濤寬却
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
無倒影垂澹瀨黑如灣環底清見光炯碎孤峯
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疊旌旆
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
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游最閉藏脩鱗螯出
入巨石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水泛

韓愈

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
與飛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啼問知歲常然哀
此爲生微

長安閘

范至能

斗門貯淨練懸板淙驚雷黃沙斷岸轉白屋飛
簷開是間衰文許舳艫蔽川來千里擁孤隧萬
馬盤一杯篙尾亂若雨檣竿束如堆摧摧勢排
軋洶洶聲喧阗偏仄復偏仄誰肯少徘徊傳呼
津吏至弊蓋凌高埃囁嚅議譏征叫怒不可裁
吾觀舟中子一一皆可哀大爲聲利驅小者飢
寒催古今共來往所得隨飛灰我乃畸於人胡
爲乎來哉

閬水歌

杜甫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過水雞街魚來去飛閬州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過犇牛閘

楊廷秀

春雨未多河未漲閘官惜水如金樣聚舡久住下河灣等待舡齊不教放忽然三板兩板開驚雷一聲飛雪堆眾舡過水水不去舡底怒濤跳出來下河半篙水欲滿上河兩平勢差緩一行二十四樓舡相隨過閘如魚貫

過雲川大溪

楊廷秀

菰蒲際天青無邊只堪蓮蕩不堪田中有一溪元不遠摺作三百六十灣政如綠錦地衣上玉龍盤屈於其間前舡未轉後舡隔前灣望得到不得及至前灣到得時只與後灣纔咫尺朝來已度數百縈問知德清猶半程老夫乍喜擢夫悶管有到時君莫問律詩

東溪

岑參

溪水碧於草潺潺花底流沙平堪濯足石淺不
勝舟洗藥朝與暮釣魚春復秋興來從所適還
欲向滄洲

西澗

韋應物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
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潯陽觀水

李群玉

朝宗漢水接陽臺哈呀填坑吼作雷莫見九江
平穩去還從三峽嶮巖來南經夢澤寬浮日西
出岷山劣泛盃直至滄溟涵貯盡深沉不動浸
昭回

題華下無相院西溪

張子野

積水涵虛上下清幾家門靜岸痕平浮萍破處
見山影小艇歸時聞掉聲入郭僧尋塵裏去過
橋人似鑑中行已憑暫雨添秋色莫放脩蘆礙
目生

風濤之險

羣書要語

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孟子
子產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

死馬左昭禁川游者周禮

古今事實

二妃墜湘

舜南巡二妃墜湘水因為湘夫人

鯀化為魚

鯀治水九載無績自沉羽淵化為玄魚號為河

精拾遺記

禹思拯溺

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微禹吾其魚乎

左傳

溺死不收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為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

博物志

渡湘赭山

秦始皇南遊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問博士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曹娥饒娥

曹娥上虞人父盱迎江神泝濤爲水溺娥年十四投江而死縣長度尚憐而葬之命鄆邯子作碑蔡邕來觀題云黃絹色絲外孫壘曰後人爲立廟○饒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溺死娥聞父死走哭水上氣盡伏死明日龜魚鼉蛟浮死萬數鄉人葬娥鄆水西柳子厚作碑

大笑墮水

陸士龍常著纒經上舡於水中顧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免溺

浪湧吟嘯

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耶舟人承言即回衆服其雅量

木人石心

賈充令夏統歌小海唱統以足扣舡引聲清激風起晝暝衆皆恐懼充令妓女盛服金翠繞其舡三匝統若無聞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晉隱逸傳

有跛男子

唐袁天綱字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或問故曰

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起幾覆跛男子婁師德也

酌水誓江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善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祈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十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既祭天雲開露人吐其誠

運糧失舟

劉仁軌運糧失舟李義甫使袁異式鞠之具獄以聞義甫言於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除名通鑑

子美漂湍

杜子美容耒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爲驚湍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元宗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爲白酒牛炙脹飫而死撫遺

太白捉月

李白過采石酒狂入水捉月而死五侯鯖錄

龍神現夢

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繹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帖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其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

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祇祈一公賜以三今連升數秩再拜而去翰府名談

舟危救母

蘇丞相頌知婺州沂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為誠孝所感行狀

怡然讀書

呂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怡然讀書若在齋閣時

心存誠敬

伊川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舡幾覆舟中之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舡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古今文集

雜著

責漢水辭

李善夷

春秋僖公四年齊桓公合諸侯之師盟于召陵責楚之苞茅不入問昭王南征而不復楚子使屈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南征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按昭王南征至漢舟人膠其舟王遂溺死大山林川澤天子祀之必有其神楚人膠其舡而禍其君神不能福神之罪也余過漢見其波濤滉漾而責其水辭曰

漢之廣兮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蹄涔之水蹄涔之水不爲下國而傾天子漢之深兮其隄莫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爲下國而溺

天王漢之美者曰魴吾雖飢不食其魴恐汚吾之飢腸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歆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濁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哀溺文

柳宗元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舡絕湘水中濟舡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爲曰嘗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

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
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
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
風涌兮浩滉盪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
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旣
浮頤而滅膺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
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鬟以舞瀾兮魂悵悵
而馬遊龜龜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爲羞始
貪羸以嗇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旣沒而後不
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
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
謀夫人固虛於鳥魚兮胡昧蔚而蒙鈞大者死
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天與害偕
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
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
尸而不盈民旣貿貿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爲
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爲余再更噫

檄曲江水伯文

樊鑄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獸爲

身面為人控牽兩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數
倫於元氣之液弄權於坤輿之竅迺三載二月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才子六七人皆簸揚文
精開闔武庫游嬉春晝泐江千興飛壯心舞
曳齒胷爾何爲陰發暴殄潛生毒痛箕禍階於
沙岸垣死府於花島如數子者皆載垂堂之誠
使揭竿求父之子投牋請弟之兄奏筮筮傷夫
之妻厲波濤徇婿之婦罹其凶害不忍荼毒並
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行哭矢志於爾安乎爾今
肆行賊虐者豈不謂性與習成乎何哉曩者溺
孫興公於後湖之中淪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
鼈於黃氏之母爲魚於歷陽之郡爾應恃以舊
捷蔓其後圖殊不知事不欲數數斯辱矣惡實
已滿天命誅之僕謂數子叫天曹訴地府黜爾
主職在於斯須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明廬徵
菑近速周處擊劍長逐孽波深搜爾倘若混空
隱形和水匿象則使牛曳蛇尾絕其本根矣僕
亦宜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恐爾有詞曰予不誠
視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倘能易
轍僕則既往不咎若爲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

察爾變惟審圖之

古詩

公無渡河

李白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
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
州始桑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被髮之叟狂而
癡清晨徑流欲奚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
河苦渡之虎可縛河難憑公果溺死流海湄有
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骨於其間箜篌
所悲竟不還

同前

李賀

公乎公乎提壺將馬如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
入海誠為愚公乎公乎牀有莞席盤有魚北里
有賢兄東隣有小姑攏畝油油黍與葫瓦甌濁
醪蟻浮浮黍可食醪可飲公乎公乎其柰居被
髮奔流竟何如賢兄小姑哭嗚嗚

題子美墓

韓愈

按元稹作墓誌謂甫扁舟下荆楚
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其後遷柩偃
師唐史氏乃承小說牛炙白酒大

醉一夕卒之語信哉史氏之誣也
今春偶客耒陽路悽慘去尋江上墓招手借問
牧牛兒牧兒指我祠堂處一堆空土煙蕪裏空
使詩人悲歎起怨聲千古寄西風寒骨一夜沉
秋水當時處處多白酒牛炙如今家家有飲酒
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無飽死捉月走入千尺
波忠諫便沉汨羅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賢所
歸同一水過客留詩千百人千古醜聲竟誰洗
明時好古疾惡人應以我意知終始

采石月贈郭功甫

梅聖俞

梅聖俞作采石月蓋信捉月之說
按李陽冰序謂白疾亟枕上授簡
俾爲集序無捉月之說豈古不弔
溺放史氏爲白諱耶抑小說多妄
而詩老好奇姑以發新意耶

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舡醉中愛月
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飢蛟涎便
當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謾傳却來人間知
幾年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賞死義難忘今觀
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工文章死生往復猶康

莊樹穴探環知姓羊

詩話

作箜篌引

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
高晨起刺舡而擢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
河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
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聲甚悽愴
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其妻
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
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隣女麗容名曰箜

篌引

淮上遇風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
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
而作其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也

謫官渡淮

唐子方謫官渡淮至中流風作舟欲覆作詩曰
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
風波日暮泊舟岸下續云舟楫顛危甚鼃鼃出
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七

前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八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地道部

泉

瀑布詩附見

水晶見茶門

羣書要語

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檻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瀆泉

側出曰汎軌泉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

同流曰漢泉見爾雅及詩注山下有泉蒙易源

泉混混孟子觀其流泉公劉地有醴泉禮運濯

清泉以自潔韓文泉涓涓而始流陶辭飲石泉
兮蔭松栢楚辭噴若玉竇泄爲瑤池淨如醍醐
瑩若琉璃權德輿靈泉記

古今事實

不飲盜泉

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尸子

刺山泉湧

李廣利行軍無水拔刀刺山飛泉湧出

翻車轉水

後漢張讓趙忠說靈帝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
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南
用洒南北郊路

飲貪泉

吳隱之性廉操爲廣州刺史界上一水謂之貪
泉古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隱之至酌而飲
之賦詩云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
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

所須清泉

唐潘師正居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對曰茂松
清泉臣所須也

泉石膏肓

田游岩入太白山高宗幸其門謂曰先生此佳
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

水樂

元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是南磴之懸
水淙淙然聞於耳尤便不至南磴即懸庭前之
水取歌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
亦便

古今文集

雜著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冢由郡言靈隱爲尤由寺
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
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竒得要地搜勝槩物無
遜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
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冷冷
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爲恠岩石爲屏
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床
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
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

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蕓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

卓錫泉記

唐子西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隕霜悲泣可以頽城浩歎可以決石而况於得道者乎諸妄旣除表裏皆空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何如哉吾遊羅浮至寶積之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庵成師卓錫于地泉湧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爲甲於嶠南而自梁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爲人誠不可得而知然吾聞世間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完慧則流通以

深完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
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於此也特未足多
也或曰前世之士如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
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爲心其精神之富不踰
常人而喑鳴叱咤飛泉爲之湧溢與師無異此
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
精多至於神明方其由於絕域之中感激奮發
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與精進二體惟
其出於一切之誠而無定慧之素以故得之艱
勤非若師之願指目使旣捷而且逸也嗟乎事
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慮聰明流於
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尚
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精神則雖山石之堅水
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堅者可使闢其柔者可
使激而躍也獨不得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
善無不可立者

龍井泉記

秦少游

龍井舊名龍泓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煉丹於
此事見圖經其西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
嶺之上深山亂石之水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

祠不獲則禱于此輒應故老相傳以爲有龍居
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
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
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而成文陰晴之中
各有意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爲所
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夜一
晝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
風雨作過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
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
假以爲泉惟此地盤幽而踞阻內無靡麗之誘
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踈其氣故嶺
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嘗有大魚自
泉中躍出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

律詩

題山中流泉

儲光義

山中有流水借問不知名映地爲天色飛空作
雨聲轉來深澗滿分出小池平恬澹無人見年
年長自清

野泉

張嬪

遠出白雲中長年聽不窮細聲縈石亂寒色入

潭空挂壁聊成雨穿林別起風溫泉非爾類源
發在深宮

僧院引泉

姚合

泉眼高千丈山僧取得歸架空橫竹引鑿石透
渠飛洗藥溪流濁澆花兩力微朝昏長遠看護
惜似傳衣

方山寺松下泉

章孝標

石脉綻寒光松花噴曉霜注瓶雲母滑漱齒伏
苓香野客偷煎茗山僧惜淨床參禪不要問孤
月在中央

石門山泉

鄭谷

一脉清冷何所之縈莎漱蘚入僧池雲邊野客
窮來處石上寒猿見落時聚沫遶槎殘雪在迸
流穿樹墜花隨煙春雨晚閑吟去不復遠尋星
子陂

古詩 以下係瀑布

入廬山仰望瀑布

張九齡

絕頂有懸泉喧喧出煙杪不知幾時歲但見無
昏曉閃閃青崖落鮮鮮白日皎灑流濕行雲濺
沫驚飛鳥雷吼何噴薄箭馳入窈窕吾聞山下

蒙今乃林巒表物性有詭激坤元曷紛矯默然
置此去變化誰能了

望廬山瀑布

李白

西登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
千里歛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
在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
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濺射左右洗青壁飛珠
散輕霞流沫沸穹石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閑
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顏但諧宿所好永願辭
人間

廬山瀑布

范希文

靈源何太高北斗想可挹凌日五光直逗雲千
仞急白虹下澗飲寒劍倚天立閃電不得瞬長
雷無敢螫萬丈巖崖拆一道林巒濕險逼飛鳥
墜冷洒山鬼泣須當截海去濁海不相入

漱玉亭

蘇子瞻

余游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殆
不可勝紀懶不作詩獨摘其尤者
作漱玉亭三峽橋二詩云

高岩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

白龍亂沫散霜雪古潭搖青空餘流滑無聲快
瀉雙石拱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
闕沉沉水晶宮願從琴高生脚踏赤鯁公手扶
白芙蕖跳下清冷中

三峽橋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况此百雷霆萬世與
石闕深行九地底險出三峽右長翰不盡溪欲
滿無底竇跳波翻潛魚震響落飛狷清寒入山
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雨間瀕洞金石奏彎彎
飛橋出歛歛半月穀玉淵神龍近雲雨亂晴晝
垂瓶得清甘可嚙不可嗽

漱玉亭

朱元晦

竒哉康山陽雙劔屹對起上有橫飛雲下有瀑
布水崩騰復璀璨佳麗更雄偉勢從三梁外影
落明鏡裏平生兩仙句詠歎深仰止三年落星
灣悵望眼空眯今朝隨杖履得此弄清泚更誦
玉虹篇塵襟諒昭洗

三峽橋

朱元晦

兩岸蒼壁對直下成斗絕一水從中來蕩潏知
幾折石梁據其會迎望遠明滅倏至走長蛇捷

來翻素雪聲雄萬霹靂勢倒千嶮嶮足掉不自
持魂驚詎堪說老仙有妙句千古擅竒崛尚想
化鶴來乘流弄明月
律詩

廬山瀑布

陸蟾

正源人莫測千尺掛雲端岳色染不得神功裁
亦難夏噴猿鳥浴秋射斗牛寒流到滄溟日翻
濤更好看

瀑布

石曼卿

飛勢挂岳頂無時向此傾玉虹垂地色銀漢落
天聲萬丈寒雲濕千巖暑氣清滄浪不足羨就
此濯塵纓

廬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
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題名水澗

陳搏

銀河瀉落翠光冷一派回環湛晚暉幾恨却爲
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

朱陵洞口水簾

畢田

洞門千尺掛飛流玉碎珠聯冷噴秋今古不知

誰捲得綠蘿爲帶月爲鈎

東山瀑布

方干

遙夜看來宜月照平明失去被雲迷掛巖遠勢
穿松塢擊石殘聲注稻畦素色噴成三伏雪餘
波流作萬年溪不緣真宰能開決應向山前雜
淤泥

天台瀑布

曹松

萬仞得名云瀑布遠看如織挂天台休疑寶尺
難量度直恐金刀易剪裁噴向林梢成夏雪傾
來石上作春雷欲知便是銀河水墮落人間合

却迴

僧德殊家水簾

王介甫

淙淙萬音落石巔皎皎一派當簷前清風高吹
鸞鶴唳白日下照蛟龍涎浮雲裝額自能捲缺
月琢鈎相與懸朱門試問幽人價翡翠鮫綃不
直錢

詩話

評宣宗詩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遯跡爲僧游方外至
黃蘗與黃蘗禪師同觀瀑布黃蘗得一聯云穿

巖越壑不辭勞到底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
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王者氣象
可見也詩史

評徐凝詩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瀑布瀑布千丈直雷奔入
江無暫息萬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東坡云至為塵陋又偽作樂天稱美此句有賽
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
絕句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
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惡詩志林

湯泉

羣書要語

凡水源有石流黃其泉則溫或云
神人所暖主療人疾博物志暄波

炎液文選

古今事實

驪山湯泉

俗云秦始皇至驪山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
唾之遂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為出湯泉而洗除
後人因以為驗辛氏三秦記

建華清宮

天寶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湯治井為池環山
列宮室地理志上於華清新廣一湯制度宏麗
祿山於范陽以玉魚龍鳧鴈石梁石蓮花以獻
雕鏤尤妙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於
其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解衣將入而
魚龍鳧鴈皆奮鱗舉翼狀若飛動上因恐却之
蓮花石至今在明皇雜錄

沸泉

主簿山在胡郎廟南數里山下有溫泉穴口周
圍一文許涌出如湯沸冬夏常熱周景式廬山
記漢水南有溫泉周迴數十步冬夏常沸涌若
湯其熱可熟雞子未至二十里即望見白氣衝
天梁州記

潮泉

雞籠山澗中有十數處累石若出人力水常深
尺餘朝夕輒有湧泉溢出如潮水時刻不差朔
望尤大號為潮泉常如沸湯張僧鑒潯陽記

半冷半温

江乘縣東南四十里泉半温半冷共出一壑地

記
向容縣吳續塘有湖水半冷半熱可以瀹雞
皆有魚交入輒死雜俎福州雪峯及無為軍等
處皆有之不能盡載

古今文集

雜著

游湯泉記 惠州

唐子西

過水北十餘里得白水山山行一里所得佛跡
院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
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
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為浴
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
說水出硫黃地中即溫初不問南北今臨潼湯
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
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能溫則硫
黃之論亦未為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為一
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
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數千萬里而伏
流相通非其類則橫絕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
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常而炎涼特異如此
則亦無足恠者吹氣為寒呵氣為溫而同出於

一口此其證也臨潼之水在開元天寶時最爲知名恩幸寵遇震動一時然自是以來是非口語亦紛紛矣此泉出東南萬里外非山僧野叟之所遊嬉則騷人遷客之所嘯詠而徘徊也寵辱何自而至哉爲泉計者其肯以此而易彼乎

湯泉賦

秦少游

大江之濱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峯負深谷分埒引源迤邐相屬晨夜有聲涵雲注玉薄爲虎鬚狀爲魚目鱗介莫潛遇者斯浴此何水也哉野老告余曰泓泓涓涓莫虞歲年不火而燠

其名湯泉嗚呼豈非熒惑莅於上耶燭龍隱於中耶旁通咸池日御之所經耶幽精沉魄陰償其負耶丹砂黃硫金石之氣酷悍之所激耶德有常仁惠公而浹寒凝海兮不冰旱焦山兮不竭其或燥濕外干精氣散越膚革瘡瘍僊筋淫血欣節汨之斲游恍幽憂之永脫以沐則髮澤以類則膚悅其羨流冗浸捐棄於溝壑者猶能灌蔬稻之畦已牛馬之暍此又何其然耶吾聞天下之水厥類寔繁至於弱水儲陰投羽必沉火并萃陽爛石灼金祥標醴泉病飲而瘳異紀

滋穴神漢以流焦溪之苜蔓之飾沸潭謝聲取
之游其餘酒墨所發膠鹽是滋啜懷一金飲狂
一國衮玉乳以中涵橫金絲而徑度詭品繆名
紛莫爲數咸受命於元精亦各私其所遇若夫
匡廬汝水之旁尉氏驪山之下煙霏掩辱王孫
烏隼之所娛金穴椒房專寵藤蔓之所占則湯
泉之中又有顯晦者焉野老忻然而笑曰善乎
齊給之士曳杖而去行歌於塗曰畢沸滂沱奮
此泉兮被山阿吾唯灌沐兮不知其他

書游湯泉詩後

蘇子瞻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游與太
虛之所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
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
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猿獠之所飲
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
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筆
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孰甚焉今惠濟之泉獨
爲三子者詠嘆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
者所溷而爲高人逸才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
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污泉豈知惡之然

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所病也泉豈無榮辱
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為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
者之戒

古詩

驪宮高

白居易

高高驪山上有宮朱樓紫殿三四重遲遲兮春
日玉甃暖兮溫泉溢嫋嫋兮秋風山蟬鳴兮宮
樹紅翠華不來歲月久墻有衣兮瓦有松吾君
在位已五載何不一幸乎其中西去都門幾多
也吾君不來有深意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宮從
兮百司備八十一車千萬騎朝有宴飫暮有賜
中人之產數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費吾君脩已
人不知不自逸兮不自嘻吾君愛人人不識不
傷財兮不奪力驪宮高兮高入雲君之來兮為
一身君之不來兮為萬民

溫泉宮

王建

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御路無塵埃宮前內裏
湯各別每个白玉芙蓉開朝元門向山上起城
繞青山龍暖水夜開金殿看星河宮女知更月
明裏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晝鳴宮中樹溫泉

泱泱出宮流宮使年年脩玉樓禁兵去盡無射
獵日西麋鹿登城頭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
間教歌舞

惠州湯泉

蘇子瞻

積水焚大槐畜油灾武庫驚燃丞相井疑浣將
軍布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烈感
沸湯泉注豈惟渴獸駭坐使癡兒怖安能長魚
鱉僅可燖狐兔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芒屨雖無
傾城浴幸免亡國汚

廬山温泉

朱元晦

連山西南來中斷還崛起千霄幾千仞據地三
百里飛山上靈秀衆壑下清美逮茲勢力窮猶
能出奇偉誰然丹黃歆爨此玉池水客來爭解
帶萬劫付一洗當年謝康樂弦絕今久矣水碧
復流温相思五湖裏自注云康樂湖中詩云水碧
碧輟流温豈未見此水耶

律詩

湯泉

王介甫

寒泉詩所詠獨此沸如蒸一氣無冬夏諸陽自
廢興人遊不附火蟲出亦疑冰更憶驪山下歆
然雪滿塍

華清宮

杜牧

或云按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
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
荔支盛暑當熟其意雖羨而失事
實

長安回首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
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支來

廬山湯泉

僧可遵

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
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

戲作一絕

蘇子瞻

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
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温

詩話

評黃山朱砂泉

東坡所記湯泉秦州之駱谷渝州之陳氏山居
秦君之所賦東城及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後謫
居惠州遊白水山佛迹岩浴于湯泉共有其八
矣余之所見新安之黃山閩中之劍浦亦有其
二矣第湯泉多作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

驪山是磬石泉李賀詩云華清源中磬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黃山是朱砂泉圖經黃山舊名黥山東峯下有朱砂湯泉新可點茗春時即色微紅昔人題詩云二十六峯高倚天瑤臺金闕貯神仙嵩陽居與黃山比猶少靈砂一道泉蓋爲是也 茗溪漁隱

陂渠

羣書要語

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

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注主通利田間之水道冬官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詩汪汪如千頃陂黃憲傳

古今事實

復鴻隙陂

汝南有鴻隙陂郡以爲饒翟方進爲丞相以數溢爲害奏罷之王莽時枯旱郡中追怨乃作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言不生稻梁惟生豆芋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託神告之也後鄧晨爲汝南守欲脩復翟方進

所壞鴻隙陂聞許陽曉水署爲都水掾陽因高
下形勢起塘四百里數年乃成

白公渠

白公穿渠民得其饒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
鄭國在前白公起後舉挿成雲決渠爲兩涇水
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
億萬之口

白水陂

鄧艾於楚州開白水陂灌田又築塘四十九所

芍陂

楚相孫叔敖作期思陂灌雩婁之野號芍陂

召伯堞

謝安至新城築堞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
伯堞

築錢塘隄

白居易爲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泄其
水溉田千頃

折磴

李栖筠傳關中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
游取磴利且百所奪農田十七栖筠請皆毀撤

築捍海隄

范文正公爲泰州西溪鹽官嘗築捍海隄

擅塞陂塘

程明道攝上元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
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
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
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言行錄

古今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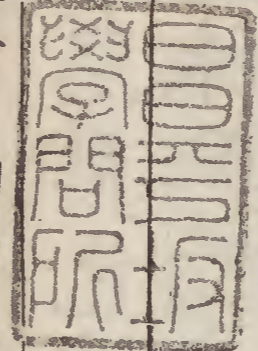
古詩

漢陂行

杜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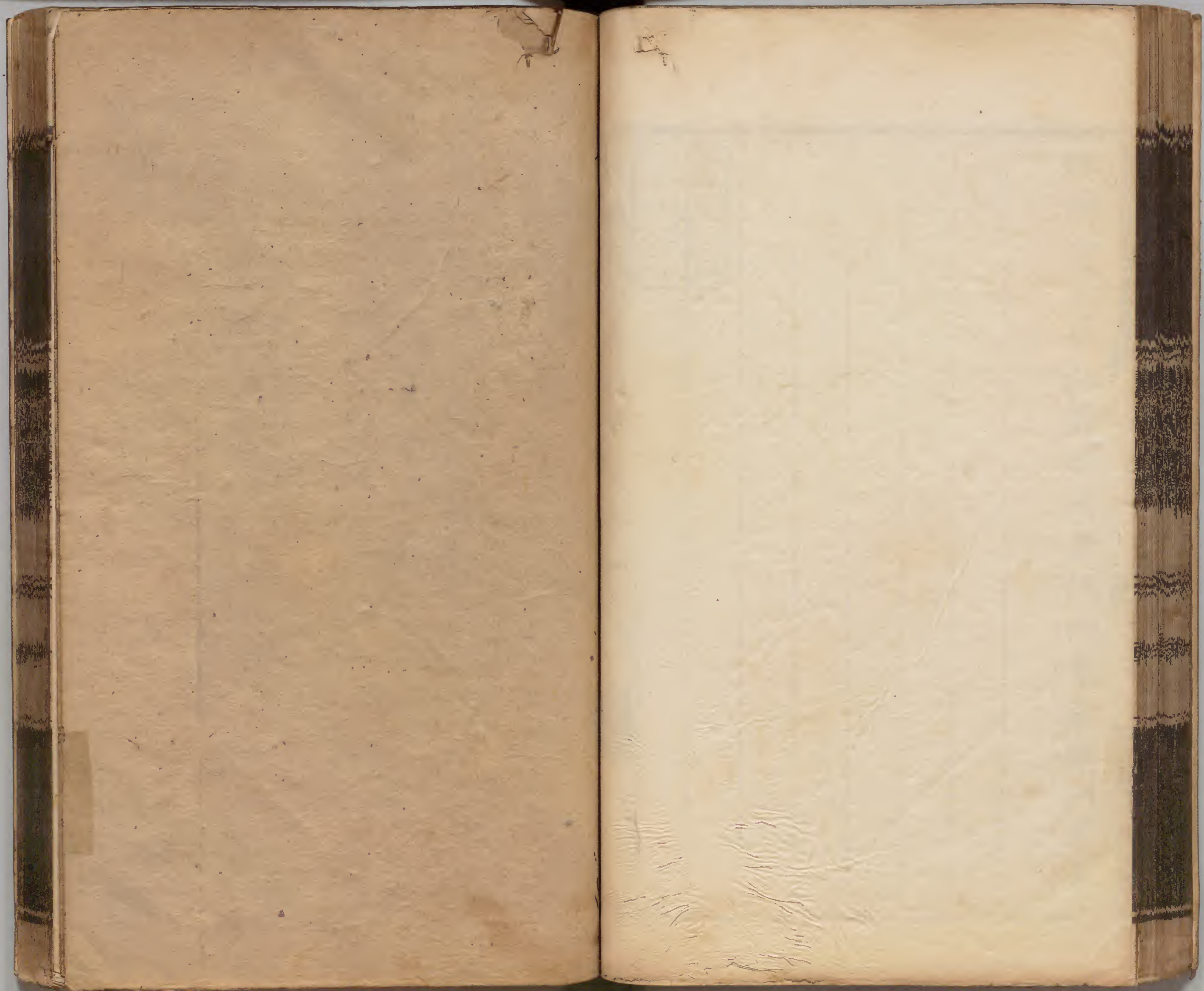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游漢陂天地黥慘
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事
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
嗟及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鷺
散亂掉歌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
測菱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
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冲融間
舡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
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
支樂上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

曉神靈意少壯幾時柰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八

前集



事文類聚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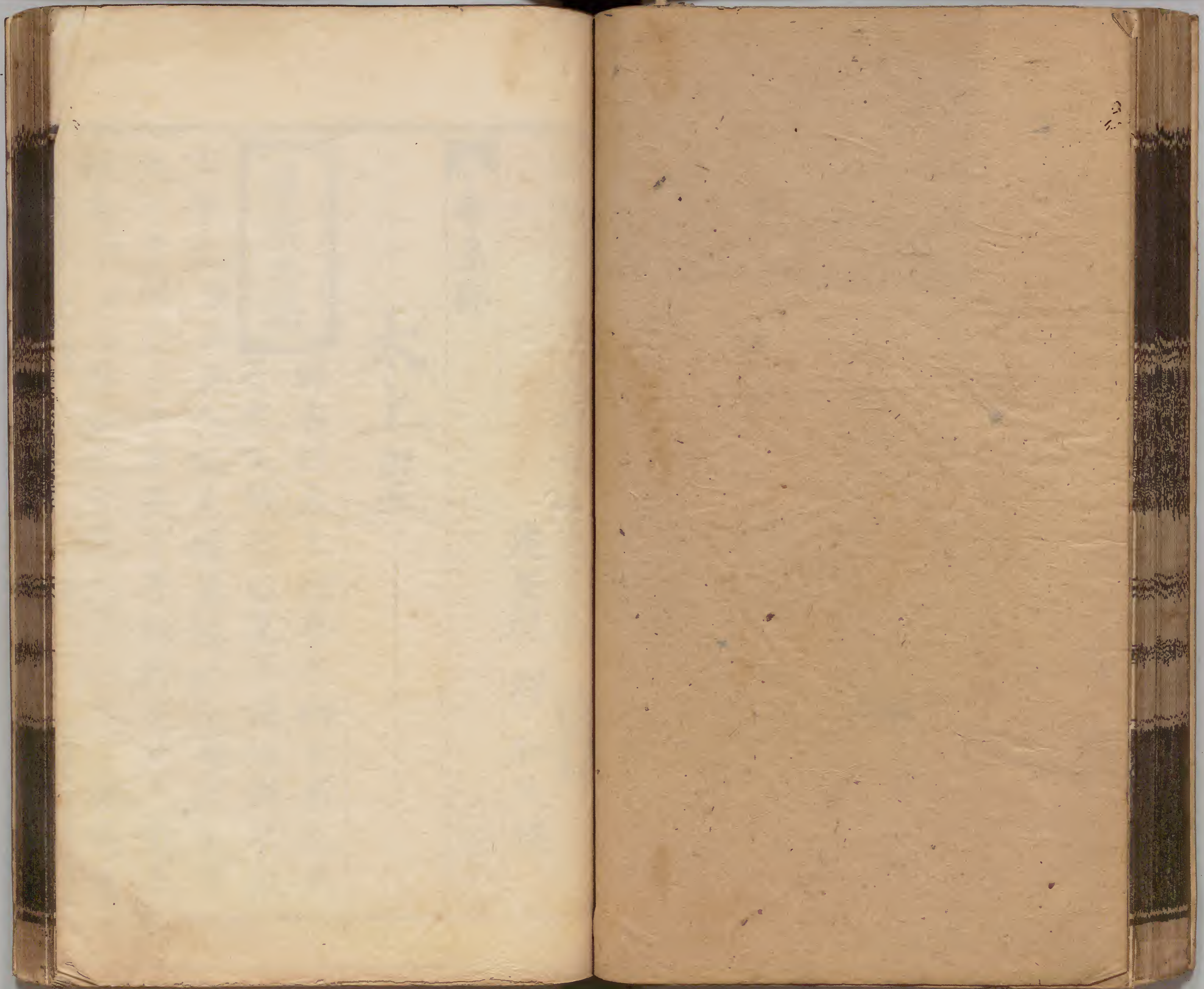
十九之廿

十二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三 〇 冊	三 八 〇 號	五 架	別 冊 函	漢書門 類書類

3
2
12

不詳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九

前集

四庫書

建安祝穆和父編

帝系部

淺草文庫

太上皇

羣書要語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不欲

言帝也漢紀注人之至親莫親於父母故父有

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

極也漢高詔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

四庫書

高祖皇帝集卷之十九

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萬章強我
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處
我於無過之地唐穆宗詔

古今事實

堯禪舜

堯老而舜攝

舜禪禹

舜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
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追尊太上

秦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請上尊號

漢高祖詔曰朕被堅執銳帥士卒平暴亂立諸
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朕
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曰皇帝雖子人主
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
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
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
法帝心善家令言

置酒誇功

淮南王等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逍遙晚歲

唐高祖謂裴寂曰公爲宗臣我爲太上皇逍遙晚歲不亦善乎

置酒歸德

太宗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上皇大說

付託得人

太宗朝突厥可汗至長安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置酒凌煙閣公卿迭起爲壽

諫幸九成

太宗詔幸九成宮馬周上疏曰太上皇春秋高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萬一太上皇思感欲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爲避暑行太上留熱處

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

遷居西內

元宗次蜀郡皇太子即位于靈武明年還蜀居興慶即南後皇后張氏稍與政事多以私謁撓權遷太上皇居西內

降詔內禪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丙子高宗降詔內禪上即皇帝位太上皇移御德壽宮皇帝攀戀垂泣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扶駕至宮門弗肯止太上皇謝再三令左右扶掖以還

再世內禪

淳熙十六年正月辛亥上宣諭周必大等曰朕年來稍覺倦勤欲旬日間禪位于皇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制二月壬戌詔皇太子即位朕移御重華宮

古今文集

雜著

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 文粹

維永貞二年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

強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
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
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
下道繼玄無業績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
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崇本示儉慶
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
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
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
而言故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
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
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
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
詞於外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
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
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
慶也

上太上道君皇帝尊號玉冊文 汪藻

維靖康元年歲次丙午八月某甲子朔某日某
甲子皇帝御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道之大
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矧脫屣萬乘

糝糠唐虞獨超希夷事出倫表欲贊之美孰爲
端倪然應帝王之運者既同乎人則殫臣子之
誠者烏得無述恭惟 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席
累聖之緒輯三神之休爰自踐履丕圖勵精求
治克相民欲納之大和用能二十餘年德業惇
恪萬物欣樂各成其天俯視區中無足爲者迺
委神器褰裳去之明黃屋之非心聽元珠之他
得全以所覆畀之冲人方且高蹈殊庭怡神秘
籙泯雷聲於淵默凝泰定之天光言念父有成
功必傳之子子克嗣事敢忘所天是用夙夜靡
遑力圖報稱而羣情雖切偉範未昭幸今方內
底寧歲豐兵卻車書文軌指日可同豈寡昧克
堪實慈訓所致宜稽典禮仰正鴻名臣不勝大
願謹奉玉寶上尊號曰 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伏惟 太上皇帝陛下與神爲友游物之初導
汾水而憇華胥訪廣成而追大隗玩其清淨福
我邦家億萬斯年爲衆父母臣誠欣誠躍頓首
謹言

皇帝帥羣臣詣 德壽宮恭請加上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尊號

表

周必大

臣名紳言近帥羣臣上表恭請加上尊號曰光
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
帝伏奉詔答未賜俞允者脩千二百歲而爲皇
時甫周於七袞觀三五六經而建號慶允屬於
雙親事冠古今喜均家國謂俞音之亟下何謙
柄之猶持率籲羣心游千睿聽臣名御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臣聞仁由乎性斯能博施以無爲德
本乎誠乃可健行而不息經武故一怒而安天

下緯文故七旬而格有苗偉哉四事之兼卓矣
百王之冠飛英聲而騰茂實當陳漢家掌故之

儀因壽曆而播鴻名更邁唐帝應乾之冊恭惟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心潛溥博
身濟艱難方垂衣而視天民乃褰裳而陋神器
享國獲寅恭之報延年昭安樂之功春秋何止
於八千甲子正踰於四百視陶唐巽位之載固
可萬斯小周室卜年之期徒能十此允謂生民
之未有豈特古來之所稀匪衍徽稱孰彰榮遇
非不知功成弗處道廣難名縱益千言於尊崇
乎何有矧加八字在揚厲以尤踈然而神天之

祐不可虛華夏之請不可遏伏望沛然出令許以涓休設黃麾於大庭鏤白玉之新牒上德不德以有德祈勉副於輿情屢書特書不一書將繼脩於慶禮謹再奉表陳請以聞臣御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玉堂雜記

周必大

太上初遜位上尊號時陳丞相康伯當國集議定命學士洪景嚴遵撰議文然後降詔某時任察官心知其非而無由改乾道六年郊祀禮成加上尊號某在翰苑始引唐故事乞上帥羣臣

過宮表請既允然後降詔 國朝止有人主上母后尊號故冊文稱嗣皇帝靖康上 教主道君之號徐丞相處仁已命汪彥章藻代作冊文會有疆事不及行禮紹興三十二年初上 德壽尊號乃承例用嗣皇帝乾道六年 上既表乞加上尊號而院吏寫表亦稱嗣皇帝私謂未安謹按唐明皇傳位後顏真卿議肅宗不當於宗廟稱嗣皇帝况親奉表 德壽乎以白虞丞相允文丞相難之必令尋例某思建炎以後遇節朔遙拜 徽宗表是時翰苑多名士必不誤

用乃督吏搜舊牘明日果得表本一冊止稱皇帝又按韓文順宗實錄載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亦稱皇帝臣某此最可據其議遂定

皇太后

羣書要語

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

祖母稱太皇太后

漢書親嘗稱制

坤育天下

陳琳傳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孫

并赦文帝祖母稱長樂宮帝母稱長信宮

漢官儀

古今事考

三世賢后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

嗣徽音則百斯男 詩

輒王諸呂

惠帝崩呂太后臨朝稱制迺立兄子呂台祿產台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太后崩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政恐為大臣所誅因謀作亂

含飴弄孫

後漢明德馬皇后云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

食不求甘欲率下也但吾當含飴弄孫不能復
關政

斥去靡麗

煬帝立和熹鄧后臨朝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
福乃詔有司減太官導宮尚方內省服御珍膳
靡麗難成之功

始諡母后

漢世母后無諡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蔡邕

論議

不許臨朝

魏文帝著令不許母后聽政 宋高祖遺詔曰
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

革唐爲周

高宗晚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武后進號曰天
后中宗即位天后稱皇太后廢帝爲廬陵王自
臨朝因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欲以武三思
爲太子賴狄仁傑言卒復唐嗣

垂簾聽政

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
未定丁謂欲每議大政則 皇太后坐後殿朝

執政朔望則 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務
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附奏傳命中書樞密院
平決之王沂公會時判禮儀院乃采用蔡邕獨
斷所編東漢故事 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
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 王
文正筆錄

諫服袞冕

明肅太后從謁 太祖詔禮官草儀佞者密請
曰陛下垂簾尊稱山呼及輿服皆王者制度豈
當以后服見 祖宗耶遂下詔服袞冕諫疏交

上薛簡肅公立朝蹇諤不文其談簾外口奏曰
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
無答是夕報罷 澠水燕談

還政天子

章獻明肅太后遺誥尊 楊太妃爲太后禁中
與 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促班賀於內東門
御史丞蔡文忠公戒臺吏毋追班乃白宰相曰
上奉 先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政事豈宜以
女后相繼耶 上聞遂命刪去同議政語朝廷
服其亮 皇朝類苑 章獻太后崩 章惠太后

欲踵之臨朝龐籍為殿中侍御史奏燔閤門所
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 仁宗始專萬幾

撤簾輟座

仁宗晏駕 英宗即位以憂得疾大臣議請慈
聖光獻太后垂簾聽政及英廟已安韓魏公琦
諷后請還政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魏
公亟令捲簾坐乃白 上遂別議太后儀制

請還御寶

曹后稱制日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 太

后閣

皇帝行幸即隨駕琦因請具索狀祈雨

比乘輿還御寶更不入 太后閤即於簾前具

述 皇帝聖德都人瞻仰無不歡慰且言天下

事久煩聖慮 太后怒曰教做也由相公不教

做也由相公琦獨立簾外不去及得一言有允

意即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拆簾 上自此親

政 孫公談圃

女中堯舜

英宗母宣仁聖烈皇后高氏 神宗即位尊為

皇太后與 皇帝御延和殿垂簾聽政當元豐

末垂簾聽政保佑 哲宗起司馬光為宰相天

下歸心臨朝九年高瓊贊曰瓊與寇準協謀勸
真宗親征戮力破敵遂成莫大之功篤生聖后
爲女中堯舜天實與之也

權同聽政

哲宗皇帝母曰欽成皇后朱氏 神宗寢疾彌
留王珪奏請 宣仁聖烈皇太后權同聽政
神宗首肯太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立 哲宗
爲皇太子 神宗崩奉遺制即位尊 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 皇后曰皇太后

不御正牙

哲宗崩 皇太后坐福寧殿垂簾 徽宗入即
皇帝位于福寧殿奉遺制 皇太后權同處分
軍國大事元祐二年 皇太后詔曰祥禫旣終
典策告具有司遵用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予
當受冊于文德殿顧予涼薄實有慙德將來受
冊可止就崇政殿諭執政曰母后臨朝非 國
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牙豈女主所當御乎

古今文集

雜著

後漢后妃紀序

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苻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父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遠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圜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

本朝后妃紀序

古有攝主而秦漢以來則以母后攝國朝稱制者五章獻擁佑幼君政由房闈而保佑勤勞之恩爲大慈聖宣仁德及天下欽聖昭慈功在社稷而宣仁致治比跡永昭其有自來矣攝政之賢自秦漢迄今未有加於我宋者也

尊皇太后冊文

歐陽脩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盖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已者爲天下率盡所以

奉其親者爲天下先則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
惟 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
以繼我 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
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 仁考付畀之意
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祇懼不敢違寧
者也顧惟眇末之質提携鞠育慈仁咻煦至于
有成自我 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勤
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祐扶持功施邦家
亦惟我 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

稽參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倦倦不勝

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韓琦司徒具官胡宿奉

玉冊金寶上尊表曰皇太后恭惟 皇太后聖
善明哲柔閑靜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 先帝
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
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
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
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
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
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
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

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
於慈訓臣誠懼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皇帝加上

壽皇太上皇后玉冊文 周必大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正月丙子朔皇帝臣

御名

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君子三樂以父母為先
而王天下不與焉伊上古以降歷選乎列辟篤
於事親虞德以盛勤於問安周曆斯過然則重
華協帝享國永年成比屋之封基二南之化又

何以加於孝乎豈不力鮮而功隆治邇而効遠

哉臣以眇末之質夙奉溫清撫育教誨底于有
成實惟我父慈母愛之恩自陟帝位于今九載
勤于邦無盤遊之暇儉于家遵澣濯之志王政
興焉德教形焉亦惟父慈母愛之功也屬者候
景初至載秩元祀奉裸圭而 先祖聽奠瑄玉
而神示格繁釐浹于縉緹大賚徧于華夏穰穰
熙熙臣何力哉揆厥所元亦惟父慈母愛之德
也夫天地裕於萬物萬物無裕於天地况我
壽聖太上皇后避功於十亂得道於少廣冲虛
澹泊從黃帝于大庭之館明識慈範豈昧陋所

能稱贊乎然而三神之歡不可愆也臣妾之望不可缺也今鴻名顯號加於堯父則我聖母曷可後已是用章明具慶率籲衆心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伏惟 殿下含章而亨得一而寧誕受帝祉永膺令名舒太陰之華耀放勲之明躬老氏之慈對如天之仁億萬斯年保我子孫臣誠懽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皇太后受冊寶賀

皇帝表

趙汝談

宸闈展敬立政之大端寶冊揚鴻奉親之令典一人有慶百志惟熙中賀昔者周歌思齊基命于文王之母漢頌長樂傳序在高皇之孫微坤不成非日不耀共惟 陛下新陟元后奮甸庶邦俛仰孳孳寤寐翼翼謂嘉珍御太宰享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建尊名施迺克符於公議詠龜協吉鏤玉推崇揭丕式以範民疾順風之偃草巨承之節傳弗遑觀國之光討美詩書第劇贊皇之德

賀 皇太后受冊表

趙汝談

穆卜靈辰肇膺顯冊黃圖嗣慶瑤牒增輝中賀
伏以元氣之母爲太冲三才所宗曰太極蓋皇
者辭之所謂大而太者德之蔑以加非莫隆焉
疇克稱此共惟 陛下輔佐先帝保乂王家昔
主饋在中已有求賢審官之志今御簾于外復
當託孤寄命之權宜考典章之存式崇位號之
冠兩宮慈孝四表驩寧臣久使部封逖瞻禁闥
不獲備牛馬之走徒深懷葵藿之傾

皇太后垂簾賀表 趙汝談

詞君踐昨式逖於今休母后垂簾率循於故典

社稷有寄山川聿寧中賀 恭惟 本朝之隆最

得外戚之助 明肅之撫育 仁祖 光獻之

擁佑 英皇元祐有召彼故老之功建中有復

子明辟之媿 顯仁撥亂而反正 慈烈轉危

而獲安倬爲閱規著在信史共惟 陛下自更

大化即贊密謨海內誦其徽音宮中號之聖德

比導敷於未命果出總於萬幾於乎艱哉克守

常憲亦旣勤止惟懷永圖必將修崇紀綱培固

基本力行善事追配前人之光躬保令名聿垂

後代之則教告四達觀瞻一新臣歷官四朝濫

使諸道身雖老無所爲報國有慶未嘗不怡敢
陳勾言切効芹獻

誕皇子

羣書要語

誕彌厥月生民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孫丑或問五

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
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年而生因往
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揚子

古今事考

瑶光貫月

瑶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黑
帝顓頊河圖著命論

履迹而生

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氏
於成紀世紀帝嚳元妃姜嫄以春分玄鳥至之
日從祀郊禘見大跡履之而生后稷世紀

虹流華渚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感而生白帝金天氏
感應錄

電繞斗樞

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娶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
樞星照郊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丘世
紀

十四月生

堯母慶都出觀三河奄然陰風赤龍與慶都合
而生堯春秋合誠圖堯在孕十四月生畧論鈞
弋夫人趙婕妤妊身十四月生昭帝上曰昔堯
十四月生命其門曰堯母門

感樞星生

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尚書帝命驗握登見
虹意感而生舜詩含神霧

流星貫昴

脩己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慄然宵坼而生禹
墨子

吞黿而孕

帝嚳少妃有娥氏女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
祀于高禘有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孕生契史

白氣貫月

湯母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詩含神霧

謂能胎教

大任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放
言文王生而明聖君子謂能胎教詩疏

洩于豕牢

大任洩于豕牢而生文王國語

夢與神遇

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
冥父太公往視見交龍於上巳而有娠遂產高
祖

夢日入懷

景帝母王皇后夢日入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
於猗蘭殿武帝故事

赤光照室

光武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於濟陽縣
舍有赤光照室東觀漢記

嘉禾之瑞

光武生時有嘉禾一莖九穗縣境大熟因名秀
東觀漢記

慶雲之瑞

唐太宗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慶雲見瀰漫數

里上屬於天二龍戲於館門之外水中經三日
乃去

夢日而娠

太祖母昭憲皇后嘗夢日入懷而娠生之夕光
照室中

夢神捧日

太宗母昭憲皇后夢神人捧日寘于懷遂有娠
生帝赤光滿室

五星聚奎

真宗開寶元年十二月初二日生先是乾德六
年五星如連珠聚于奎當魯分從鎮星晨見東
方占曰有德受慶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從
鎮星王者能致天下重福明年 真宗生

夢日墜裾

仁宗皇帝母章懿皇后李嘗夢二日在天其一
忽墜以裾承之自是有娠

夢赤脚仙

章懿李后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
來爲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爲汝成
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 昭陵而幼年每

穿履鞮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中皆呼爲赤脚仙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赤光照天

秀州外醫張浩自云少隸軍籍嘗爲德清閘官一日晚出郊過嘉興縣忽覩丞廳赤光照天疑爲回祿亟入視之乃趙縣丞之室適免娠得雄是誕育 孝宗也 揮塵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生皇子賀

皇帝表

王安石

宮闈嗣慶寰海交忻凡逮戴天惟均擊壤中賀

臣聞螽斯之言衆子實爲王者之詩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 陛下紹祖休顯憲天聰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堯簞之寢旣安傳類有祥弓鞬之祠屢應詒謀方永錫羨用光臣託備藩維叨承睿獎不顯亦世家實預於榮懷於萬斯年心敢忘於慶賴
降誕皇子賀

皇帝表

周必大

燕媒享德方儲錫羨之祥熊夢生賢克叶會昌

之運預在照臨之廣敷同慶賴之深中賀伏以
思齊神罔時恫假樂民之攸暨天所保佑厥惟
太妣之多男國之榮懷亦曰成王之衆子共惟
陛下令德光乎洛浦康功茂乎於岐昌鴻休無
疆景命有僕蓋芣苢之薄言采采衆樂先成則
螽斯之宜爾振振宗強孰禦臣父叨眷遇適阻
進趨親值本支百世之盛時敢忘壽考萬年之
善祝

降誕皇子賀

皇帝表

周必大

高禔錫羨長嫡挺生 列聖儲休三宮交賀中
賀 臣聞德如堯帝祝多子於封人聖若文王詠
百男於詩雅厥今盛事與昔同符共惟 陛下
纂國丕基受天休命當 藝祖肇邦之歲暨統
元更曆之春是開蒼震之祥於赫炎圖之永臣
屏居農畝遙睇闕庭胥同四表之歡仰賴一人
之慶

生皇孫賀

壽皇表

周必大

有天下而傳之子初微黃屋之心受帝祉而施

于孫俶誕青宮之胄慶均五殿喜浹萬邦中賀
臣聞瓊榦分輝率由於本固銀潢演潤蓋自於
源深繫今日之蕃昌乃異時之積累世世脩德
則儲有羨之休親親仁民則享無窮之樂盛哉
豐報備此燕居共惟 陛下道極際蟠心游冲
淡繇本支於百世延壽考於萬年仙李盤根笑
唐基之未大猗蘭奕葉掩漢事而有光臣幸值
邦榮屬分閩寄南宮北內想胥治於宸歡左城
右平悵莫陪於班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九

前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

前集

建安祝 穆和父編

帝系部

皇帝登極

潜龍舊地 潜龍舊學
潜龍故人附

羣書要語

嗣無疆大歷服 大誥 昭哉嗣服 下
武九 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乾卦

聖人作而萬物覩 同上 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大人以繼明照四方 離 聖人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係辭 踐阼臨祭祀內

事曰孝王其外事曰嗣王其曲禮

潜龍舊地

接開白水列宅舊豐 范雲遜表河南

帝城多近親 漢紀 西京多豐沛故人東都亦南

陽多顯 陳書宗室贊

潜龍舊學

翊弦誦於春宮 唐大詔令

潜龍故人

翼龍而飛既濡其雨露刑馬而誓已

表於山河 唐李丕制

古今事實

御王冊命

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相南宮毛俾爰齊侯呂

伋以二千戈虎賁百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

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王麻冕黼裳由賓

階躋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太史

秉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

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

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

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三遜再遜

高祖崩大臣使人迎代王代王報太后計猶豫

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

夏啓以光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勃勃等具
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無可疑者代王乃
令宋昌驂乘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
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羣臣
從上議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足
以稱羣臣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丞相平等皆曰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
大王幸聽遂即天子位

魂魄思沛以下係潛龍舊地

漢高過沛作歌慷慨傷懷曰遊子思故鄉吾萬
歲後魂魄猶樂沛也其以沛爲湯沐邑復其民
世世無所與

豐有粉社

漢豐邑有粉社章和元年幸梁遣使祠沛高原
廟(注)粉白榆也

雞犬識豐

漢高祖以太上思豐沛故作入新豐道路一如
豐沛人家雞犬放之皆識家

芒碭雲氣

高祖隱芒碭山澤所居上常有雲氣求常得之

常遊鄆社

漢宣帝為皇曾孫喜游俠鬪雞走馬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嘗困蓮勺鹵中尤樂鄆社之間率常在社下

望氣鬱葱

光武紀初謁者蘇伯阿望舂陵氣鬱鬱葱葱

復一年租

魏文詔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復潁川郡一年田租

龍潛舊宅

唐興聖寺高祖龍潛舊宅也武德元年以為通義宮六年高祖臨幸大宴羣臣引見鄰里父老頒賜有差正觀元年立為高宗寢室

臨幸故鄉

唐正觀十五年并州僧道老人等抗表以大原王業所因明年登封已後願時臨幸上賜宴從容謂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况朕於太原起義兵遂定天下復小遊觀誠所不忘儀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

飛龍之瑞

初上在潜邸與宋王等同居于興慶里時人號曰五王子宅本名隆慶坊及景龍末宅内有龍池涌出望氣者云有天子之氣中宗數幸其地命泛舟仍馳象踏氣以厭之竟為飛龍之地因是地立興慶宮元宗開元十年幸潞州改舊宅為飛龍院

建寺錫名

西京應天寺本後唐夾馬營大中祥符二年以太祖誕聖之地建寺錫名○東京啓聖院本晉護聖營以太宗誕聖之地太平興國六年建寺錫名

帝王之師

以下係潜龍舊學

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昭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此十一君皆聖人也猶待學問王符潜夫論或云黃帝師力牧顓頊師樛圖帝嚳師赤松子

三聖舊學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荀

子

高宗舊學

高宗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說命

東宮舊僚

張說始為元宗東宮侍講三秉大政左右王化封泰山祀睢上謁五陵開集賢修太宗之政皆說為首

從鄉校學

太祖初受學于鄉先生辛文悅每歸令羣兒前導人往往避之

豐沛故人 以下係潛龍故人

沛公初起相工入豐沛之市云多封侯之人意

林論衡

同居豐邑

盧綰與高祖同居豐邑

微時博奕

陳遵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及宣帝即位遂為太原太守乃賜璽書曰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矣

客侵帝坐

嚴光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以物色訪之引入論道舊故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

嘗同研席

劉弘字和季少家南陽與光武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

嘗給資用

光武初學長安往來南陽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儻以給諸公之費

嘗留講論

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留上待講竟夕談話及帝登位幸祐第問曰得無忘我講乎祐曰不敢同居白水

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

思報一飯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賜珍寶錢帛曰蕪羹亭豆粥滹沱河麥飯久不報

爲置守冢

張安世兄賀爲掖庭令收養宣帝後爲賀置守

冢三十家

又同軍旅

魏太祖表郭嘉曰昔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
乘坐同幄席

微時戲言

始梁高祖遇任昉于竟陵王西邸從容曰我登
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登三事
當以卿為騎兵以高祖善射也後齊以梁高祖
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

白首相見

薛振字元超收之子高宗謂元超曰我昔在春
宮與卿俱少壯倏忽已三十年與卿白首相見
歷觀書傳共白首者幾人行狀

能識居潛

祖宗居潛與趙韓王遊長安時陳搏乘一騾遇
之下騾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 太祖右手挽
太宗曰可相從市飲乎 祖宗曰與趙學究三
人並游可同之陳眎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
得非渠不可與此帝既入酒舍韓王脚踏偶坐
席右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

斥之使居帝左 湘山野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順宗即位冊文

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為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謹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

登極賀 皇帝表 趙汝談

入纂聖緒曾不崇朝出膺珪圖遂奠衆志曾惟天授篤匪人謀中賀伏以 先皇帝以皇極子萬民以至公家六合儲號未正寢疾彌留遺命大臣致位明辟恭惟 陛下溫恭而履度寬裕而養冲繇文子孫嗣大歷服如玉韞石虹氣隱

乎山川及雲升天龍澤沛乎宇宙神祇悅豫內
外救寧夫勃興者非常之元難報者罔極之德
昔代王迎至漢邸跪以璽符而遜辭曾孫詔養
掖庭乘之軫獵而祇懼飭躬行化虛已禮賢卒
能功光祖宗澤浹黎庶見號七制追蹤三王肆
予 阜陵迪我 高廟因心則友不間乎兄弟
之情導道而行相輝乎父子之懿掩前猷而絕
出尤近事之可師願留聖恩以幸天下臣忝國
疏屬荷朝厚恩雖將指而馳弗獲旅應門之右
然傾心東向猶及賓賜谷之初忻戴之初倍百
倫品

登極賀 皇太后牋 趙汝談

乾旋坤轉大策定于禁中山高日昇重明照乎
天下萬邦改觀百辟承風 中賀 共惟 殿下德
爲聖人功配冲子再拜壓紐陰獨察其休祥五
色補天衆莫窺其妙用決幾於眇綿之頃運化
於塊比之間神器不搖景命有僕臣叨官舊服
幸際新朝制房闈而晏然已仰政權之重載旌
旗而祇見方觀孝治之隆
雜著 係潛龍故人

元宗明姜皎詔

姜皎精微用心寬厚朕往居藩邸潛歎風雲亦猶彭祖之同書子陵之共學朕嘗遊奕於外至長楊鄠社之間皎於此時與之累宿私謂朕白太上皇必登九五王必為儲副凡如此者數四朕叱而後止寧知非僕雖玩於鄧晨可收護軍遂訶於朱祐太上皇聞之遽奏於中宗孝和皇帝尋遣號王邕等鞠皎保護無怠詞意轉堅李通之懺記不言田叔之髡鉗罔憚仍為宗楚客紀處訥等密奏請投皎於荒中宗特降恩私左

遷潤州長史讒邪每構忠懇愈深戴于朕躬祇膺寶位又共剪姦臣拜以光寵不忘撫挹補朕之闕斯人孔臧而悠悠之談嗷嗷共作醜正惡直竊生於謗考言詢事益亮其誠昔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乎此

聖王壽

羣書要語

五福一曰壽 洪範萬壽無疆 七月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如南山
之壽天保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

名必得其壽中庸天錫皇帝與天齊壽韓文上
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逍遙篇
王母出桃五枝與武帝曰此桃三千年結子漢
武故事

古今事實

古帝壽數

黃帝百十歲少昊百歲顓帝九十八歲帝嚳百
歲帝堯百十八歲帝舜禹湯皆百歲文王九十
七歲武王九十三歲

韓愈佛骨表

華封三祝

華封人請祝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
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汝
獨不欲何也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
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莊天地

夢與九齡

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對曰夢帝與我九齡
文王曰古者謂年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
焉

天子萬壽

江漢召穆公美宣王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又云

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昌熾壽文

闕官頌魯僖公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又俾爾
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
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稱壽寓規

昔齊相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相公謂
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
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於束縛於魯時使甯
戚無忘於飯牛車下時

未央為壽

凌煙為壽 並見上皇門

嵩呼萬歲

武帝語朕親登崇嵩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
聞呼萬歲者三

奉觴上壽

武帝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寬上壽曰癸亥宗
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見象日昭報
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
君之觴

立千秋節

明皇以降誕日燕百僚於花萼樓下百僚表請
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改千秋節爲天長節
百僚上壽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唯張九齡
獻千秋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元宗賞
異之

不立爲節

明皇及肅宗以後皆以生日爲節德宗不立節
止於羣臣稱觴上壽而已

古今文集

雜著

天申節賀表

周必大

天生民而立之君茂啓中興之運臣歸美以報
其上共欣載夙之期中賀共惟陛下配德乾
坤合明日月御赫赫炎炎之祚成巍巍蕩蕩之
功當樞電之呈祥舉華夷而賴慶嚴恭寅畏而自
度已迪哲於四人虛靜恬淡而無爲方成純於萬
歲臣猥司外閫阻造近班使壽使富而多男願
上堯封之祝宜民宜人而受祿載賡周雅之章

瑞慶節賀表

趙汝談

社鼓斗樞赫聖朝之誕節川珍嶽貢湊良月以
畢來惟君萬邦受天百祿中賀共惟陛下凝
旒思道畢服圖功恢大德以保民而遠人爭致
順附單小心於事帝而否數轉為嘉祥率土謳
歌望雲祈戴願躡九皇之軌歲稱萬壽之觴臣
屬庀外司阻班庭賀獻書金鏡老非翰墨之才
通表銀臺遠有韶鈞之夢

誕節受賀

唐穆宗即位之初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
辰其日百僚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
門內與百僚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傳先是
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
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
令天下宴集休假二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
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賀
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容齋隨筆

律詩

千秋節有感

杜甫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
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衢尊不重飲白

首獨餘哀

御氣雲樓敞含風彩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
宮桃羅韞紅蕖艷金羈白雪毛新街街壽酒走
索背秋毫

壽寧節

王元之

待漏齊趨聖節筵雲開金闕上青天平明引入
長生殿共祝堯雲百萬年
數聲飛電響鳴鞘香裊金爐映赭袍王母親承
玉皇詔年年今日進蟠桃

簾前可愛三冬日階下新抽七葉蕙昨夜靈臺

因預奏綵雲高捧老人星

益美真君南斗高還因聖節奏天曹扶桑枯盡
靈椿老始放堯眉出壽毫

宮詞

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
仍再拜寶慈太后宮名侍立到天明

皇后

羣書要語

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君也 白虎
通 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周禮按夏殷以前后妃

之制其文畧矣大率稱妃周則天子立后正嫡

曰王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漢因之初學記

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道故天下內和而家

理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食則

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禮記內

宰治王內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

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周禮關雎后妃之德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周南召南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

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

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大序躬儉節用服

澣濯之衣葛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

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卷耳言若螽斯不妬忌

則子孫衆多也螽斯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采芣

菅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注

古者后夫人必有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

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

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
事無大小記以成法詩故陳賢妃正女夙夜警
戒相成之道焉雞鳴皇后稱椒房取其蔓延
盈升以椒塗室取溫暖除惡氣也猶天子朱泥
殿上曰丹墀漢官儀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
親蠶以共祭服穀梁傳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
內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卦壺政穆宣宣房
昭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因儀禮有房中樂后
夫人諷誦以事君子星軒軒轅星也顏延之宋
文后哀冊有司奏立長秋宮馬后傳以皇后為
長秋者秋陰之始取其長而欲其久也宋百官
志漢魏故事皇后駕六騄馬初學記

古今事實

嬪于虞

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
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瀉汭嬪于虞

曰嬪于京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
王季維德之行

天作之合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
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
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
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
保佑命爾燹伐大商

晏起待罪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
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
君王失禮而晏起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
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

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國語

四殆諫王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爲人極醜自詣宣
王願乞一見宣王召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
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西有橫秦之患南
有強楚之讎春秋四十壯勇不立一殆也漸臺
五層萬民疲困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強
於左右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繼日女樂俳優
縱橫大笑四殆也宣王喟然而嘆拜無鹽女以
爲王后列女傳

諫用諛佞

齊威王即位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虞姬謂王曰破胡諛佞不可不退王乃封即墨大夫以萬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齊國大治列女傳

夢龍貴徵

漢虜魏王豹薄姬輸織室漢王詔納後宮歲餘召幸之對曰昨夢龍據妾脅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生文帝

拳手即伸

鈎弋夫人趙婕妤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之望氣者言此有竒女天子亟使使召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此得幸號拳夫人居鈎弋宮遂生昭帝

捫天吉兆

和熹鄧皇后和帝后也太傅禹之孫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漱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喏之斯皆聖主之別占吉不可言

沙麓之祥

春秋沙麓崩注陰盛而崩元城建公曰沙麓崩
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漢王賀字翁孺正
值其地日月當之賀生禁禁生元后元后母李
妊政君夢月入懷政君元后小字也元后母天
下自元成哀平四帝至王莽楊雄作表太陰之
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元后傳

金屋貯婦

武帝爲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
婦不曰欲得指女阿嬌好不笑曰若得阿嬌當
作金屋貯之漢武故事

毒殺許后

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光夫人顯愛小女
成君欲貴之私使乳豎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
因勸光納成君爲皇后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
始聞之禹山雲日見侵削數相對涕泣自然於
是始有邪謀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禹要斬
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
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

娶陰麗華

漢光武陰皇后南陽人名麗華初光武聞后美

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
仕官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即位立為
后本紀

相得其人

晉簡文帝無子令善相者以諸愛妾示之皆云
非其人時李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
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曰此其人也帝召之
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帝聞而異焉
遂生孝武帝

一夜齒生

晉成帝杜皇后預之曾孫成帝拜為皇后少有
姿色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
日一夜齒盡生

素柰不祥見國哀門

賢女必學

甄后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研兄謂
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作博士耶后言古
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已誠不知書何
由見之魏志

玉衣覆寢

甄后幼時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恠之 魏志

著書垂範

唐太宗長孫皇后少好讀書正位中宮務崇節儉上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豫聞政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著爲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聞上覽之悲慟以示群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此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

陛下家事

高宗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召勳等計之勳稱疾不至帝後密訪勳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勳與于志寧奉冊立武氏

私謁撓權

肅宗立皇后張氏稍與政事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撓權帝不能制遷太上皇居西內皆張后謀也寶應元年張后惡李輔國欲圖之程元振得其謀以告輔國乃幽后於別殿是夕肅宗

崩

女相甚貴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蓋進京師乎贈以金百兩至京師真宗判南京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即位為方人進宸妃正位宮闈聲滿天下仁宗即位以太皇后垂簾聽政時玉泉長老已居長蘆矣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后妃傳序

宋子京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容昭儀昭媛脩容脩儀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負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

然則尚矣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
係焉盛德之君惟薄嚴奧裏謁不行於朝外言
不納諸閫關睢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
行更爲內助若夫艷妻之興常在中主第稠旣
交則情與愛遷顏詞媚熟則事爲私奪乘易昏
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
已効反徇而爲好左右附之儉壬基之狡謀鉗
其悟先哀誓鍵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
自覺此武帝所以遂篡弒而喪王室也至於楊
氏未死玄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斂衽吁可嘆
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燕
溺之私群閹朋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
充職而已

冊皇后文

王安石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
壬戌 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
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列考慎無
典以祈協于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
聞肇功維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
產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盥饋在

中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祇承內事齊明夙夜罔
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推忠
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
傳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
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持節冊命爾
爲皇后夫惟興邦釐厥士女咸自內始達于四
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
人用無敢側頗僻爾勤相朕乃濟登茲於戲匪
初惟艱惟慎厥終王忱念茲朕以永享天祿爾
亦與有無疆之福豈不偉哉

賀冊皇后表

王安石

稔盛之禮發於宮闈驩康之聲播於寰海中賀
共惟陛下放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
良俾貳坤儀之政蓋關睢之求淑女以無險陂
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
於以求助不專爲恩臣生逢明時竊觀盛事祝
聖人之多子輒慕堯封思令德以式歌豈慙周
雅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

厚問所

前集



存
台
久

附

圖

書

藏

附

藏